

「人文山水」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紀要

王怡云、李堯涓*

近年來，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學門固定召開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以討論與回應人文學面臨的各種挑戰，期許人文學者在研究論題上，得以找到更多的著力點與新契機。此次「人文山水」跨領域對談學術研習營主題的產生，乃因應當代環境汙染、資源耗盡、生態破壞、氣候變遷等全球性問題，人與自然的關係日益緊張，人類的生存處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此外，中文學界在「山水」議題上已累積有豐厚的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的回顧與對話，也有利於學術研究的傳衍與開展。是以此次研習營乃廣邀學界研究先進、年輕學者及跨領域學者，期能以多元對談方式，回應現當代議題與現代性詮釋。由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學門召集人廖美玉教授籌劃，東海大學阮美慧主任率領中國文學系團隊共同主辦，臺灣中文學會協辦，於2015年12月5、6日兩天假臺中東海大學召開，累積與會人數超過二百人次，可謂盛況空前。

學術研習營以「人文山水」為題，以古典與現代兩個時空，擬定「人文山水的傳統論述」與「人文山水的現代論述」二方向。會議首日側重在古典時空，共分「淵遠流長的人文山水」、「傳統詩畫與山水」、「傳統文學與山水」、「山水的多元演繹」四個場次；會議次日較多關注到現代議題，共分「望見人文山水與現代情境」、「當代繪畫／建築與山水」、「水墨山水的現代性」、「山水的召喚與論述」四個場次；兩天又各安排一場圓桌討論。回歸自然，一直是中國傳統文人內在心靈的欲求。自然因山水而有肌理有姿采，山水在人文化成的進程中，逐漸形塑為深具多重層的文化象徵意涵。在現代生活及知識的架構與光譜的對照下，希望透過本研習營挖掘出更多可以接續闡釋的相關論題，並特別關注在具有前瞻性議題的提出。

第一場會議主題為「淵源流長的人文山水」，由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廖棟樑教授主持，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蔡英俊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王怡云，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李堯涓，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廖肇亨教授進行發表。第一位主講人蔡英俊的〈人文山水：一個學術史的議題〉，以研究多年的「山水詩」作為申論軸線，演示學術研究中，了解時間軸上歷史向度的必要性。蔡英俊提到「山水」是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要面向，當詩人在生活的世界中辨認出這個名為「山水」的對象後，他們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蔡英俊透過感受經驗的視角，追索山水景物成為觀照對象的歷史脈絡，尋求古典作家如何體會並呈現感知活動中所掌握的自然及山水景物，兼及這種觀照方式所牽涉到的心智想像活動。蔡英俊認為，自然想隱藏自己，而人類總是想看得更多。此中蘊藏的主動性，正可展現「游觀」、「想像」與「發現山水之路」三項論題在中國古典論述傳統中的特殊意義。最後，蔡英俊特別提到他的憂慮：任何一門學問均有其學術傳統與積累，需要予以尊重並且延續。人文學界正面臨傳承的斷裂，希望年輕學者能努力不懈，持續經營中文學術的歷史。

第二位主講人廖肇亨〈從「大海不宿死屍」到「青山個個伸頭看」：僧詩傳統中的自然與身體〉，以僧詩為文本，探討作品中的自然話語。上篇，以佛教思想意涵與文化脈絡為討論向度，觀察佛教僧人書寫的「海洋」遊歷，論述其透想的價值觀念與世界圖像。廖肇亨認為佛教對海洋的著墨甚多，比起儒、道都來得多。僧詩中的「大海」具有佛教萬法本源之意涵，象徵真如本體，同時也是修練的重要場域。接著，其將視角聚焦於五山禪僧，由禪詩的海洋書寫釐探出「大海」是世界通道的意蘊，進一步透過作品呈現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下篇，廖肇亨辨析「山」在佛教文化上的意涵，以眾多詩僧所創作的山居詩為關注點，歸納特徵有：文字淺易，精神獨立，冷對世俗而又深具求道之心。最後，廖肇亨以禪宗「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二句，鼓勵年輕學者在求取真理的道路上智慧如海，遇難處不動如山。

第二場「傳統詩畫與山水」，由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主持，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廖美玉教授、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鄭文惠教授進行發表。第一位主講人廖美玉的〈江山有待：時序與山水的交響〉，首先爬梳「江山」與「山水」有關的詞群，歸納發現晉室南渡之際是一個關鍵點，有關山水、風景等詞彙仍未形成定見，而「江山」帶有阻絕南北疆界的意味逐漸明朗。時間軸線向下延伸至初唐，在四傑作品中可觀察到「江山」一詞的演繹空間被擴大，包括蜀地的浮現，南方與時序的時空結合等。廖美玉以此視角聚焦於唐代詩人杜甫入蜀後的作品，由「圖畫山水情志化的空間感」與「在實景山水浮

現的節物與光照」二部分，說明山水畫對於杜甫形塑「山水」新典範的影響。在杜詩中又發現杜甫延續「江山」一詞原有的隔絕性與疏離感，並嘗試從人文角度加以超越，在江山與人文建築的結合下，萌發了「江山好」、「江山麗」等正面意涵，揭示杜甫觀看「江山」的多元視域。特別是杜甫入蜀後的一年後，提出「江山有待」所開啟的物候視域，涉及花鳥物候「無私」與「自私」的辯證，連結同一年春天的諸多創作，可見杜甫對物候的持續性關注與見解，已形構成詩學上的新論題。最後更以歷代詩評、詩話中的延續性討論與對話，再次凸顯出江山與時序結合的關鍵性意義。

第二位主講人鄭文惠提到自己長年從事文學與圖像關係的研究，時間跨度從漢至近代，涉及民間系統、文人系統，乃至新媒體介入之不同的領域。為扣合大會賦予的「傳統詩畫與山水」主題，選定文人系統為主軸，產生〈記憶·認同·回歸：山水詩／畫的互文與再現〉為題，希望提供年輕學者有關山水詩畫中可以開展的多元面向。鄭文惠指出宋明以後，士人以「文化資本」為生存憑藉，詩、書、畫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人學習主體及文化建構的主要脈絡，長期累積下，構築成龐大且繁複的美學、道德與政治象徵體系。換言之，在中國詩、書、畫三位一體的高度融合結構中，可觀察的議題有個別文人心理、情感與思想觀念，甚至是有關歷史、社會與文化的總體脈絡。鄭文惠進一步展示自身研究過程中浮現的四大主題（1）記憶與召喚：在場與不在場；（2）身分與認同：自我與他者；（3）回歸與超越：道體與自由；（4）表意與本體：技術主體性與文化記憶的變體鏈等，並且提供諸多研究體會作為參照。鄭文惠特別強調「山水記憶再現的文化考掘學」，指出：中國山水詩／畫往往是以「記憶」的方式呈現，因此文人如何透過心靈化、觀念化與符號化等過程，模擬言說自身欲望進而召喚記憶，是人文學者可以加以挖掘的部分。

第三場「傳統文學與山水」，由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楊玉成教授主持，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曹淑娟教授、日本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淺見洋二教授進行發表。第一位主講人曹淑娟教授的〈唐人園亭碑刻與文化記憶之建構〉，取材於園亭風氣已開的中唐時期，透過三篇碑記的細緻爬梳，分述園亭、碑刻二者連結後，產生的三種文化記憶：「文本共構」、「叢聚景觀的形成」與「文本經典化」，以此探討「文化記憶」之追尋與建構。首先，以韓愈〈燕喜亭記〉為主，其外孫李貺〈連山燕喜亭記〉為輔，先後對照，討論物質性的碑記，如何見證園亭歷史，如何抵擋時間，成為追憶的焦點，最後化為園亭歷史的一



部分。第二篇元結〈浯溪園亭〉，其系列碑銘甚多，形成一座文學性碑林。曹淑娟提到：元結的浯溪園亭書寫除了彰顯被隱蔽的水石美感，更特別的是透過命名，強調自我與山水的連結，具有獨特意義。第三部分為經典化的討論，以樊宗師的〈絳守居園池記〉為例，以怪澀的行文為古老園池作記，一方面回應韓愈「文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之語，有意向當代或後世文人提出邀請；一方面有意校定絳守的空間景象與歷史淵源，以樹立其園亭記的經典地位。曹淑娟以物質文化角度重探園亭碑刻，提出其相互依賴且競爭的本質，而文字文本的內容展示著後來者前來憑弔、追憶與召喚的種種。

第二位主講人淺見洋二的〈蘇軾及楊萬里詩中的擬人化〉，緊扣「人文山水」的議題，探討詩人與自然山水之間的關係，尤以楊萬里為主軸，蘇軾為輔。究其原因，淺見洋二提到：宋詩對自然山水的描摹有著「擬人化」的傾向，又以楊萬里為自然界擬人化現象中最具個性的詩人。淺見洋二歸納出幾點宋詩對自然擬人化的特徵：(1) 在自然山水與詩人的關係上，由於宋詩對自然的擬人化，自然界與詩人之間形成一種宛如「故人」般的親密關係；(2) 在自然山水對詩人創作的影響上，由最早的「感物說」，至宋人筆下，則有「催詩」、「撩詩」之說，將自然山水變成了一種「詩材」。對於自然界賜予的創作泉源，詩人必須努力書寫始能「還債」，因而宋人有「詩債」之說。凡此，可見宋代詩人與自然山水間極其緊密而友好的關係。另外，淺見洋二提到上午場次發表感想，閱讀過廖美玉論文後，他認為就詩人對自然界的擬人化現象而論，杜甫可能是更早之先驅。主持人楊玉成則補充淺見洋二的研究，認為「擬人化」不僅僅是一個修辭現象，更是世界觀的展現。

第四場「山水的多元演繹」，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劉苑如教授主持，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施懿琳教授、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蕭瓊瑞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范宜如教授進行發表。第一位主講人施懿琳的〈數位人文與清代臺灣山水詩研究〉，透過數位人文資料「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觀察清代臺灣山水詩寫作的整體方向，並嘗試舉具體的例子為這樣的現象提出觀察與分析。施懿琳考量單篇論文的容受，將範圍限定在清領時期（1683-1895），以「時間」與「空間」為軸，觀察數據呈現的書寫特質與大致情況：康、雍、乾、嘉時期，南臺灣的山水書寫遠超過其他地區，至道光、咸豐年間，北部的山水書寫始逐漸增加，應與當時臺灣的開發次序有關。此外，施懿琳也提到應用數位資料庫研究的優點與局限，優點是可以檢閱大量的資

料，局限則在檢索出的資料不一定合用，仍需要進行人工檢索。有年輕學者提問：可否透過「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幫助瞭解真實的山水？施懿琳回應指出：詩作可以輔助，但不一定可以呈現真實的山水。主持人劉苑如補充，結合人文與科技是未來的趨勢，未來若結合人文與科學的數據庫，則有可能穿梭虛實。

第二位主講人蕭瓊瑞的〈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中的八景圖〉，提到由於荷蘭占據臺灣，大量湧現的西方版畫圖繪，而臺灣志書中的八景圖，是另一波「人與土地對話」的高峰，可視為臺灣本土相當早期且重要的「風景畫」。蕭瓊瑞也指出：風景之作為自然，顯然不是那麼的自然，任何一種風景的描繪，都可能蘊含了權力與慾望的投射。首先，由中國八景的源流、臺灣八景的創設與臺灣八景圖像等背景內容作介紹。接著，以臺灣八景擇定實質內涵切入，討論其防衛及交通的意義，連結海洋的意義，走向深邃內省的意義等，逐步觀察清領時期具政治意味的「八景」建構，如何凝聚人民的向心力。更重要的是，作品如何從模擬中國到自我風格的出現，展現從「懷鄉」到「認同」的微妙變化。

第三位主講人范宜如的〈複印的風景：山水與石刻地景的視覺對話〉，開場首先提到「遊」是空間的移動，也是對地方的發現。入山與紀山間，自然景物與文化遺跡的對話，風景建構的空間感受，遊人氣質的個別視野，在在點出「遊」與紀遊書寫有其豐富的可能性。因此，范宜如以《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與張鳴鳳的《桂勝》為主要探討對象，分別就「山水與碑刻共構的地景」、「觀看與敘述」與「雕刻時光」三部分，探索山水與岩壁刻文如何形成「風景」，文人如何傳寫他們與山水相遇的抒情時刻，以及文人如何呈現山水體驗與傳寫碑刻詩文的對話。范宜如透過細膩的文本解讀，將徐霞客與張鳴鳳筆下的桂林行旅層層勾勒出來。

首日的圓桌討論，由蔡英俊教授主持，施懿琳、淺見洋二、楊玉成、葉國良、廖棟樑、劉苑如與蕭瓊瑞教授參與對談。蔡英俊總結從人文山水的發展歷程觀之，有著「窮山惡水」到「殘山賸水」的形成軌跡。廖棟樑補充：有關人文山水發展的討論，應將神話的山水也納入其中，例如：《楚辭》、《山海經》等著作，都是探討人文山水起源的重要材料。楊玉成認為：當前文學研究越來越趨向文化研究的道路，因而跨領域成為必然；反之，「山水」作為一個議題，早已具備跨域性。淺見洋二教授拋出新問題：中國的山水與西洋的



山水有何不同？劉苑如提出「山水」作為風景／遊賞／儀式等不同形式的差異性，供大家思考。蕭瓊瑞提到臺灣近代繪畫界對山水之態度，比較偏好人物畫，不喜風景畫，箇中因素耐人尋味。施懿琳提醒，其本次主要探討的是清代臺灣山水詩，而臺灣古典詩中海洋的元素也頗為豐富，值得進一步探究。其次，針對蕭瓊瑞指出臺灣對山水畫的排斥現象，舉其檢索資料庫的經驗，提出尚有進一步商榷的空間。

第五場「望見人文山水與現代情境」，由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蔡淑玲教授主持，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儒賓教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鄭毓瑜教授進行發表。第一位主講人楊儒賓的〈四望山川——人文山水之源〉，列舉中國文化史中處處可見山水，說明「山水」是一個極重要概念。首先提到僅從博物學或地理學上解釋「山川」一詞，不包含人文特性，其概念容易趨向單一。究其原因，「山川」人文化的轉變，「山水」的起源，與文明的起源有著密不可分的相關性。楊儒賓提供其研究的軌跡，是從早期文獻中尋得「人文山水」的足印，再加上人類學、神話學知識進行補充。如《尚書·堯典》中，「山川」常與「四方」的概念一體形成，建立空間秩序，是將「山川」人文化為「山水」的過程。又，《尚書·禹貢》中，透過「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的神話思維，以命名讓「山川」進入「人」的世界，是精神化「山水」的展現。除此之外，楊儒賓特別強調從自然山川到人文山水的過程，尚有一個關鍵——祭祀，而祭祀的功能同樣是使文明秩序化，甚至是主體化。楊儒賓以其爬梳先秦材料的結果分析，山川除魅與人文面貌的興起實為一體之兩面，同時也是山水人文化中重要的因素，最明顯的文本則是《山海經》。

第二位主講人鄭毓瑜，早年發表許多人文與山水相關的研究成果，特別以回應前面幾場議題的方式開場：山水是那麼自然的存在，而文人如何建構、體驗、寄託與擁有它的種種，相當豐富多元，這個傳統研究一直在中文學界占有一席之地。話鋒一轉，鄭毓瑜提到此次以〈現代漢詩的「意象」與「肌理」——由1930年代關於明白／晦澀的論爭談起〉為題，欲探析自然山水、風景或者宇宙萬物、萬象是如何進入現代漢詩？鄭毓瑜指出，現代漢詩作為一個新的文學語言，在早期被視為謎詩，1936年間還有「明白／晦澀」的詩論爭。何以現代漢詩讓人感到晦澀？因為現代詩人「不只模仿，或者改譯，而且企圖創造」新的字彙，讓不諧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換言之，把詩變成語言思想的過程或是出口。鄭毓瑜以卞之琳為例，說明透過一連串覺察

與感知來安排詩句先後的組織，詩句之間的次序便不僅是呈現作用，更是呈現意象生成的內在組織，也就是「章句」與「肌理」。而現代漢詩的「章句」與「肌理」，正是為了反對古典詩學所談句法、詞性等規範的現實，讓讀者用全身去感受現代詩人「思想」或「感覺」如何化身成形的文字質量。

第六場「當代繪畫／建築與山水」，由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儒賓教授主持，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何乏筆教授、東海大學建築系羅時瑋教授進行發表。第一位主講人何乏筆的〈當代山水畫中的革命與轉化〉(“R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Mountain-Water-Painting”)，指出甲午戰爭後，跨文化的現象在東亞劇烈地展開。自 19 世紀以來，漢語學界與藝術界均面臨西方現代性的挑戰，如何回應成為一個迫切的難題。何乏筆認為跨文化的研究，必須以「通古今、東西(南北)之變」的概念著手，而「通」關涉的是連續，「變」象徵的是斷裂。換言之，跨文化必然牽涉著連續與斷裂、革命與轉化的議題。何乏筆擇取四位現代山水畫家：劉國松、于彭、袁慧莉與蔣三石為例，觀看 20 世紀革命與轉化混雜的現代山水畫裡，有哪些豐富的內涵。劉國松具有明確的革命思維，著名口號為「革中鋒的命」，主張現代水墨就代表著現代化，因而要擺脫傳統水墨用筆的思維。畫家于彭則不然，于彭的山水畫雖然題材出現重大變革，時而出現裸體，在慾望與覺悟之間形成一種張力，也由於于彭堅持藝術與修養的關係，不切斷現代水墨與傳統文人畫的聯繫。袁慧莉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挑戰整個山水畫的傳統，強調山水技法與主體的問題。蔣三石的作品既有延續文人畫的傳統，也有明顯的斷裂性，形成斷裂與連續的複雜關係，展現一種曲折的連續性。何乏筆透過這四位畫家探討古今東西的脈絡，展現當代臺灣的跨文化潛力，也呈現了臺灣與中華民國在跨文化潛力方面所存在的有意義的連續性。

第二位主講人羅時瑋的〈山型水變：陳其寬與漢寶德的東海校園建築〉，論述的兩大主角為「文化母體」與「山型水變」。首先，羅時瑋認為「文化母體」是集體生活的歷史積澱，可以吸收新元素，但其本質總是可辨認的，因此(冷戰時代)情勢會變，(中華民族)認同會變，但「文化母體」卻難以被撼動。而東海校園建築之所以別具意義，緣其文化母體乃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策略。羅時瑋觀察宋代以來的山水畫，找出思索與求證其議題的方法。他提到南渡之後的文人畫中，山／水的區隔有其特殊性：



直軸—「山」的山水—空間之美—有
橫軸—「水」的山水—時間之美—無

並以此「山型水變」的概念作為方法論，進一步探討陳其寬與漢寶德兩位前輩所設計的東海校園建築。羅時璋以一張張校園照片，帶領與會者觀賞陳其寬透過傳統的轉化，將虛實交錯的山／水融合在建築之中，形成實院虛院、實屋虛屋，以意象再現的手法，讓古型有了新構，獲得「推陳出新」的美譽；而漢寶德先生則是透過移植，藉外來幾何圖形、45度切角等抽象構成，強調塑型的量體切挖，在地調適後，開創出新的建築元素，如1973年漢寶德所設計的視聽大樓（今改建為人文大樓）便是一例。

第七場「水墨山水的現代性」，由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何傳馨教授主持，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白適銘教授、東海大學美術系吳超然助理教授進行發表。主持人何傳馨引言時，特別提到自己是中文系出身，研究所才轉攻藝術史，認為中文系擅長的是「文字」，是「詮釋」的；藝術史擅長的是「圖像」，是「視覺」的。文字與視覺如何交會，具有跨領域的豐厚潛能。第一位主講人白適銘的〈真山水·真畫·真趣：宋代文人山水「真觀」、「心法」思想之形成〉，是從藝術史的角度進行探討，從漢代人物畫談起，逐漸將視角聚焦於唐代山水畫成為獨立畫科，宋代山水畫轉向「內在化」等議題，並論及山水畫論中「真」與「意」的比例問題。如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語，宋代米芾則有「多巧少真意」、「不裝巧趣，皆得天真」之說，展現山水畫論對描摹自然與展現自我的思考。白適銘提出宋代文人山水呈現一種超物質性，其山水的命意構思，表達人的內心思想，並以宋代董道《廣川畫跋》為例。白適銘再列舉《宣和畫譜》與《林泉高致》兩書為例，探析宋人山水畫中「真觀」與「心法」理論形成之軌跡。

第二位主講人吳超然〈于彭山水畫裡的人與自然〉，首先贊成白適銘對於中國山水畫起源的梳理，再次指出北宋時期，山水畫才真正從配角躍升為主角。吳超然也補充了未說完的傳統：元代的異族統治，讓許多漢族文人多選擇隱逸，在此特殊的歷史時空下，成就了「書齋山水」一支，影響至今。由古入今，吳超然論及中國山水畫與西方山水畫的異同，說明近代西方的藝術形式與觀念如何逐漸影響臺灣現代的山水畫。這樣的背景鋪設，引出論題的主角——于彭（1955-2014），出生於臺灣的客家人，吳超然分析其庭園造景、

客家人的異客意識 (Hakka Eccentric) 與場景的穿梭轉換 (臺灣與大陸之間的旅行, 白天與夜晚生活), 歸納出于彭居住臺北, 文化認同是中國, 因此畫作充滿中國傳統山水的符號與語彙, 並從中取得了一種新的身分認同和自由。吳超然強調, 於此前提之認識後, 才能真正理解于彭作品中的真實。

第八場「山水的召喚與論述」, 由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麗桂教授主持,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黃冠閔副教授、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黃繼立助理教授進行發表。第一位主講人黃冠閔的〈風景思維中的區域普遍性〉, 從哲學的思辨角度探討「人文山水」的議題, 分成「想像與感受經驗中的主體性轉變」與「區域普遍性的內在特徵」二大區塊。黃冠閔首先從風景思維進行區辨: 其一, 對風景的思維, 以風景為對象, 屬「對象屬格」。其二, 出於風景的思維, 從屬於風景、受風景召喚的思維, 屬「主體屬格」。黃冠閔想強調的是第二種主體屬格的風景思維, 並以阮籍、謝靈運為例, 說明中國文人寄情於山水, 讓身體感知將人帶入風景之中, 形成一種參與世界與回應世界召喚的方式。黃冠閔再從區域性出發, 即個人的身體所能看到片段風景出發, 可以連結到更大的脈絡, 稱之為「區域的普遍性」, 以此界說風景思維有其意義。「區域的普遍性」有三個特徵: (1) 打破文化與自然分隔的藩籬: 每個風景同時是自然的, 也是文化的; (2) 呈現可見到不可見的動態過程: 不可描摹的東西透過時間被保存, 例如繪畫中的留白; (3) 場所精神: 透過場所匯聚異質性元素, 凝聚在某個特定場所的精神與意義。進行討論時, 鄭毓瑜提出二個觀點: 其一, 中國傳統思維中已有所謂連類的傳統, 透過風土經驗、身體感知甚至思維方式進行連結; 其二, 區域的普遍性是否能跨越中西文化的差異, 如何跨越會使其普遍性更加有效呢? 黃冠閔則回應, 討論「普遍性」, 不如談「可普遍性」更為恰當, 因普遍性並非唾手可得, 研究者應該將焦點放在尋求一個途徑, 找到可以共通對話的連結。

第二位主講人黃繼立的〈「心學」與「山水」的探究: 王陽明的山水論〉, 提出宋明理學家或多或少都有些山水癖, 而明代心學家留意於山水處, 尤其鮮明。黃繼立認為, 王陽明很早便有遊歷山水的經驗, 言談中從不諱言自身的「山水癖」, 甚至以此為傲。不過, 王陽明所欣悅的山水, 不在山水本身, 而是師友弟子所在的山水世界, 並舉出王陽明與弟子遊歷山林的例證, 說明「山水」宛如王陽明的道場與課室, 山水遂成師徒生活中論學、成德過程中的自然場域。黃繼立提出: 可以藉著王陽明為例證成理學家山水論的可能性。



陳麗桂則拋出疑問：相較於教場而言，山水作為自我修練的「道場」意味，是否更為濃厚？白適銘同樣對山水作為教場與道場之說表示興趣，希望了解更多心學在教室內修練些什麼？黃繼立回應，遊山玩水是自我修練與師友切磋的人文記憶，山水作為一個自然教室，較容易出現《論語》中曾點之樂的場景，是以將山水認定為心學的自然教室更為合適。

會議壓軸的圓桌會談，由鄭毓瑜教授主持，白適銘、何乏筆、何傳馨、楊儒賓、蔡淑玲、羅時璋教授進行對談。主持人鄭毓瑜首先談及從議程觀察到的有趣現象：儘管「山水」只是一個詞彙，但其內涵卻相當豐厚且複雜，也才有這兩天研習營，共八場的議題探析。討論兩日後，儼然浮現傳統與現代山水的來往、交流或對話。鄭毓瑜有感而發地說：會議中，學者所提之山水，與傳統文學完全不同，而新的山水意象群，彷彿在召喚我們把「山水」重說一遍。因此，鄭毓瑜希望六位對談人能再次點出本次研習營主題——「人文山水」的重點，提供與會者有更明確的研究方向。楊儒賓認為在山水與修養方面，文人如何降低抒情言志的「個人化」，以達到與自然同步的境界，值得一探究竟。何傳馨期勉中文學子能以文字方面的優勢，跨界到山水畫的藝術中，將山水畫與題畫詩可能反應的關鍵時間、發生地點與歷史事件等內容一一挖掘出來。蔡淑玲提到西方哲學對於主體問題的討論，可以成為山水詩／畫是否存在虛假表演疑惑的出口，特別是研究者可以觀察有哪些主體無法控制的局限因子，影響著虛／實的呈現。何乏筆點出中西文化中，皆有「視覺化的自然」與「修養化的自然」二種不同的典範，雖然在現代化的脈絡底下，山水有逐漸被導向「視覺化的自然」之趨勢，但研究者可以更有意識的觀察此二種不同典範之間的拉鋸。白適銘以繪畫史的角度，補充山水畫的「載體」發展，以自然之道、宗教道場導向文人化的過程，提供藝術方面的視角。羅時璋以風景／風景畫的論題延伸，提到在中國傳統山水畫對於山水是有選擇性的，可能是成就山水，抑或是拆解山水，因此山水畫中的「虛」、「實」比例、用意與結果，都是可以開展的面向。

本次的研習營，論及詩畫與山水、文學與山水、數位人文中的山水、真實的山水、碑刻與山水以及建築與山水，可見山水無所不在，具有跨領域的豐富潛能。而山水的形式也相當繁多，人格化、主體化、修養化、情感化、歷史化的山水形式所在多有，足見人文山水的豐厚樣貌。中文學門召集人廖美玉於閉幕時表示，人文山水的議題，正如李白〈獨坐敬亭山〉一詩所言：「相

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現實中敬亭山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山，卻因李白一首詩而聞名天下，引起後人許多的回響與討論，充分展現人文與自然間的微妙而又豐美關係，人文山水的議題值得學者持續追尋與探究。